

读史札记

谁能独钓寒江雪

□ 滴水水

“千山鸟飞绝，万径人踪灭。孤舟蓑笠翁，独钓寒江雪。”柳宗元这首脍炙人口的名诗，经常会在我脑海里出现。大雪纷飞时我会想到这首诗，野外垂钓时我会想到这首诗，看到人家悬挂于堂的寒江独钓图，我会情不自禁地轻吟。这首诗太美了，美得超越尘世让人越品越美；这首诗太绝了，绝得绝世独立让人品不尽喜怒哀乐……

不过，读过新旧《唐书·柳宗元传》后，我忽然对《江雪》从诗文的欣赏到对诗意的深深思考。我在心里问自己：茫茫大雪，鸟飞绝，人踪灭，凛冽透骨的环境中，柳宗元如僧禅定，独钓寒江雪，谁能有这样的定力在万籁俱寂中独钓寒江雪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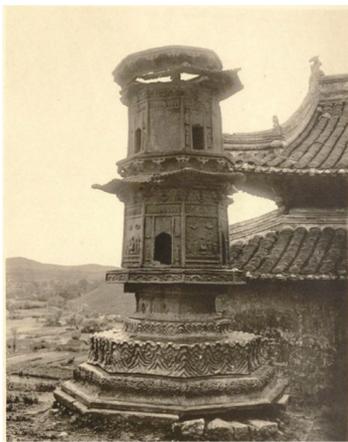
带着这个问题，我阅读了柳宗元的大量史料和诗文，分析了众多后人研究的文献，感觉柳宗元气定神闲的定力源于三个方面：

第一，源于他时刻不停地修炼自己。人生不能选择时代，但人生修炼的选择权永远在自己。柳宗元本是天才贵族子弟，“少精敏绝伦，为文章宏伟精致，一时辈行推仰”（《新唐书·柳宗元传》），自身才华、品行、修养都很好。“永贞革新”惨败后，他被贬到十分荒僻、人烟稀少的永州。在僧人的帮助下，他寄居于龙兴寺。壮志未酬，修身不息。他素衣简食，手不释卷，在精神上追求平和宁静。“汲井漱寒齿，清心拂尘服。闲持贝叶书，步出东斋读。真源了无取，忘世世所逐。遗言冀可冥，缮性何由熟。道人庭宇静，苔色连深竹。日出露霏余，青松如膏沐。澹然离言说，悟悦心自足。”这首诗典型地反映出柳宗元在荒凉瘴疠之地修身养性、陶冶情操的状况。“悟悦心自足”，是修炼出来的。人生在世，有高峰顶立，有深谷底行。顶峰时不起狂妄之心，底行时不生卑贱之感。此时的柳宗元，不仅自己身处寥无人烟之地，而且女儿染病身亡，母亲离世，家遇大火，房屋尽毁，人到中年的他可谓一无所有。但艰难的生活，像一块磨刀石，磨砺着他的性格品质。他不惧苦乐，无所谓苦乐；他一无所有，但心有一切，生活磨砺得他乐观通透，所以，独钓寒江雪，只有柳宗元能。

其次，源于他实实在在的人本情怀。一个人不管在什么岗位什么层面，实实在在地做人做事，定力自生。柳宗元后来再贬柳州，离京城更远，更加蛮荒。他到了柳州以后，深深地融入平民生活之中。先是阻止贩奴，还贫苦百姓自由。柳州百姓迫于生活把自己的儿女典当换钱，到期交不出赎金，被典当的儿女就会被贩卖给别人当奴婢。柳宗元发布政令，规定沦为奴婢之人按劳动所得计算工钱，工钱抵偿债务，恢复自由身，重拳打击不法者，柳州百姓无不感激涕零。到任三个月后，他又兴办学堂，亲自登坛讲学，带出了众多平民子弟。柳州有大片荒地的荒地，他组织百姓开垦，许多百姓从此有了吃饭的田地。他还亲自在郊外种下两百株橘树，引导百姓种果树，同时组织百姓在柳江边植柳。“柳州柳刺史，种柳柳江边。谈笑为故事，推移成昔年。垂阴当覆地，耸干会参天。好作思人树，惭无惠化传。”这首《种柳戏题》，真切地反映了柳宗元和平民一起生活劳作的快乐心情。实实在在跟平民生活在一起，使他与百姓合一，与山水合一，与田野合一，孤舟、蓑笠、独钓……自然人得绝唱来。

第三，源于他纵情迸发的思想火花。永州柳州，虽然偏僻荒蛮，但置身其中的柳宗元的思想，却富有而丰富。思想者永远年轻，思想者也往往对自己的追求情深意笃。“发地结菁茅，团团抱虚白。山花落幽户，中有忘机客。涉有本非取，照空不待析。万籁俱生籁，自然喧中寂。心境本洞如，鸟飞无遗迹。”幽静的山林中，清澈的小溪边，山花悄然落，“中有忘机客”，柳宗元在这种静空的环境中，思想之花开得非常绚丽。他写出了无能而又肆意逞强的黔之驴；他为捕蛇者发出“孰知赋敛之毒，有甚于蛇者乎”的呐喊。永州、柳州，绝对没有螭蝮这种小动物，可柳宗元日思冥想180多岁已经腐烂的唐廷，头脑中蹦出了一个贪婪、愚顽的螭蝮，活灵活现地写它喜爬高、善负物，“遇货不避，以厚其室，不知为己之累”，最终“欲而不知止，失其所以欲；有而不知足，失其所以有”（《史记》语）。雪、溪、林、花、鸟、蛇、驴、螭蝮……这些见之于文是为物，而透过诗文，皆为思想。柳宗元的思想火花如此灿烂，所有的生活艰辛，皆可不入人心境。独钓寒江，本身就是思想之花。

我辈再读《江雪》，再品马远《寒江独钓图》时，最好透过纸背，想一想柳宗元寒江独钓的定力，问一问自己：我能独钓寒江雪吗？



甘露寺铁塔老照片

北固山上的舍利(指死者火化后的残余骨骸)铁塔是今天国家重点文物保护单位。说到北固山上的这座舍利铁塔，明清论者大多认为是唐代李德裕所建；今天的论者多认为李德裕所建为石塔，但对石塔是怎么变为铁塔的，北固山历史上是否只有李德裕所建的舍利塔，有无其他的舍利塔，诸如此类，论者多语焉不详。而且，由于历史上甘露寺的寺址有所变化，这座舍利塔当初是建于何处，论者也多语焉不详。为此，笔者查考了有关文献，有些新的收获和认识，提供来供参考。

唐代李德裕始建舍利石塔于北固山

唐代著名政治家李德裕，一生曾三次任润州刺史。第一次是在长庆二年(822)到大和三年(829)，第二次是在大和八年(834)和九年，第三次是在开成元年(836)和二年。就在他第一次任润州刺史时，他先后两次把润州上元县(今南京)出土的舍利等文物移藏于北固山。对此，他在长庆四年所作《阿育王塔舍利石函铭》中说：“上元县长干寺阿育王塔舍利二十一粒，以长庆甲辰岁(指长庆四年)十一月甲子移置建初寺，分十一粒于北固。依长干旧制，造石塔，永护城镇，与此山俱。”值得注意的是，此文只字未提甘露寺。他又在大和三年所作《重葺禅众寺舍利塔记》中说：“有唐大和三年己酉正月廿四日乙巳，于上元县禅众寺旧塔基下获舍利石函，以其年二月十五

从石塔到铁塔

——北固山历史上的舍利塔探述

□ 乔长富

日乙丑，重葺藏于甘露寺东塔下。”从这两段铭文可以看出，李德裕长庆四年所建之舍利塔，显然是石塔，所藏石函中只有舍利十一粒。李德裕大和三年“重葺”石函所藏之舍利，据后人统计，有一百五十六粒。至于文中所说“甘露寺东塔”究竟与长庆四年所建之“石塔”是否为同一座塔，今天难以臆断。但从宋代周所作《甘露寺重葺舍利塔记》(译下)看，它有可能是砖塔，也不能排除是石塔。由此看来，明人都穆《游北固山记》说甘露寺有“铁浮图十级，乃唐李德裕观察浙西时所作”，显然错误，不可信从。

说到这里，还有一个问题，那就是李德裕为什么要把上元县的“舍利”移藏到北固山呢？今天看来，当有两个原因，一个原因是，上元县当时属于润州，李德裕这样做，是为了保护这些文物。另一个原因，是为了“永护城镇”，含有分享神灵护佑之意。

北宋润真和尚新建舍利塔于“甘露寺东隅”

北固山历史上所建的舍利塔，除了唐代李德裕所建以外，北宋润真和尚还曾建造过另一座舍利塔。对此，北宋徐铉在宋太宗端拱二年(989)所作《润州甘露寺新建舍利塔记》中说：“维皇宋二叶，改元五祀(指宋太宗太平兴国五年)，润州丹徒县令王纪政筑县墙，掘地得石函，验其刻文：‘梁大同五年道人法序瘞真身于此。’函中铜匱一，盒中银合一，合中银瓶二，舍利七粒存焉。……掌役者张遇获之以献。……(张遇)因投郡之慈云，削发为沙门，易名润真，精心苦行，誓复前迹。……数年之间，克果其愿。即以端拱元年夏四月八日迁致于郡之甘露寺东隅，建浮图焉。……其高七十尺，其周二十步。八隅凌玉，玉盃凌霄。”从这一记载看，润真所建是埋葬梁代法序和尚“真身舍利”的舍利塔，是北固山在唐代李德裕所建之后，北宋时期所建的另一座舍利塔。这座舍利塔所藏“舍利”只有“七粒”。再从徐铉所记说“其高七十尺，其周二十步”，宝塔既高又大看，润真所建当是砖

塔，不会是石塔或铁塔。至于润真所建的舍利塔的塔址，从徐铉文中说“迁致于郡之甘露寺东隅”，而文中又说“是寺(指甘露寺)也，北固山之阴崖，赞皇公之遗迹。峥嵘飞阁，迢递沧江，迤邐岩房，周行数里”，而且当时甘露寺寺址是在前峰的后部即“北固山之阴崖”，所以润真所建砖塔当是在前峰的后部，与长江有一段距离，“迢递沧江”(意为远看长江)就显示这一砖塔不会是近在江边的北峰。今天看来，润真所建之舍利塔当是北固山在李德裕所建之后建造的又一座舍利塔。值得注意的是，徐铉这篇文章只字不提李德裕所建的“舍利塔”，看来当时尚未发现李德裕所埋藏的舍利石函。

北宋周和尚创建舍利铁塔于唐塔“故址”

北宋元丰元年(1078)，周和尚在所作《润州甘露寺重葺舍利塔记》中称宋神宗“熙宁己酉岁”(1069)，甘露寺僧人发现了李德裕埋藏于“甘露寺东隅”宝塔遗址之下的舍利石函之后，“遂乃择良匠，冶黄金，为浮图九级，即其故址而藏焉”。“起于丙辰(1076)之仲夏，成于戊午(1078)之孟夏。”由此可见，甘露寺铁塔是始建于北宋熙宁九年(1076)到元丰元年(1078)之间，周和尚是甘露寺铁塔的始建者，塔址最初仍在北固山前峰后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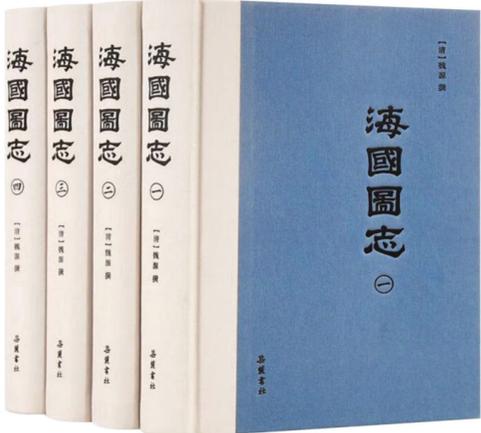
值得注意的是，据《至顺镇江志》卷九所录天目山僧明本“记”说：“宋祥符间(1008-1016)，住山大沙门祖宣禅师乃国之翦氏，欲迁寺绝顶。郡

守闻于朝，得旨遂其志。”于是甘露寺就在祥符年间从前峰后部迁到“绝顶”即后峰。但周和尚创建的铁塔最初是建于甘露寺迁到后峰之前，所以其塔址却仍在前峰后部甘露寺“故址”。那么，这座舍利铁塔又是何时迁移到后峰的呢？对此，笔者并没有看到前人明确记载。但是，今天从北宋米芾所作《甘露寺悼古》诗序却看到了重要线索。诗序说：“甘露寺壁有张僧繇‘四菩萨’，吴道子‘行脚僧’，元符末，一旦为火所焚。……今所存唯卫公铁塔、米老庵三间。”米芾所说“卫公铁塔”，当即周本来创建于北固山前峰后部甘露寺原址的铁塔。由此看来，铁塔开始迁移到北固山后峰祖宣新建的甘露寺边，当不晚于元符年间(1098-1100)。值得注意的是，当时米芾已称之为“卫公铁塔”。到了明朝，王直(1379-1462)所作《甘露寺兴造记》更说李德裕“造铁浮屠七级”。其实，历史事实表明，甘露寺铁塔是始建于北宋周和尚，而且周所建铁塔本来也不在后峰，它迁移于后峰，如上所说，当是在北宋真宗大中祥符年间(1008-1016)甘露寺迁址北峰之后，元丰元年后到宋哲宗元符(1098-1100)之前这一段时间内，至于更具体的确切时间，则有待新的发现和进一步的探讨。

最后，说点题外话。这就是：这篇小文考订甘露寺铁塔本身是北宋周和尚所建，而不是唐代李德裕所建，这会不会影响到对“舍利铁塔”价值的评价呢？个人以为，这样做非但不会有损于对“铁塔”本身价值的评价，反而会去伪存真，“刮垢磨光”，有益于人们对历史真相的了解。之所以如此说，是因为：其一，就铁塔所贮藏的文物而言，无论是说唐塔还是说宋塔，它们所贮藏的都是李德裕所藏的舍利石函，舍利石函本身才是最珍贵的。其二，了解铁塔的始建时间，有助于对李德裕所建舍利塔质地的认识。如果把宋塔说成唐塔，那么宋塔本身也会受到影响，迟早会“弄巧成拙”，影响到对其文物自身价值的评价。科学的态度是实事求是。我们应当实事求是地对待这座宝塔本身所存在的真实情况，以利于正确地认识和科学地评价。

魏源与镇江的情缘

□ 曹树高



第二次来镇江，是在1841年6月，林则徐被革职由镇海北上途经镇江。客居在扬州的魏源得知林则徐到达镇江，特地从扬州赶赴镇江。在镇江的江边上盛情地接待了林则徐，也正是这次的见面使得魏源写成了《海国图志》一书。6月的镇江已进入夏季，气温上升，两位好友难得见面，推心置腹地进行长谈。当时，整个国家内忧外患，国势沉沦，外部帝国主义虎视眈眈，内部是朝廷昏庸无能，民族矛盾激烈加剧。面对这种形势，两位肝胆相照报国无门的挚友，百感交集愤愤在胸，他俩彻夜交谈。他们全然不顾深夜的闷热和可恶的蚊虫飞舞，越谈越深入，越谈情越浓。他们深感国家形势严峻，朝廷统治出现危机，好人失利，奸人当道。林则徐将自己收集的《四州志》所有资料，全部交给了魏源，希望他撰写一部介绍唤醒国人的书。魏源早就有这方面的意图，自己也收集了一些明代资料。正是林则徐所交付的资料和寄托，促使了魏源《海国图志》这部不朽之作的完成。这次在镇江江边分手时，魏源写下了《京口晤林少穆制府》诗二首：“万感苍茫日，相逢一语无。风雷憎蠹鼠，岁月笑龙屠。方木三年艾，河山两戒图。乘槎天上事，商略到鸥凫。”“聚散凭今夕，欢愁并一身。与君宵对榻，三度雨翻蓂。去国桃千树，忧时突再薪。不辞京口月，肝胆醉轮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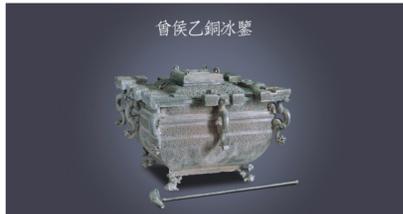
1842年8月，中英第一个不平等丧权辱国的条约签订。第二年秋，魏源自扬州赴南京，途经镇江，登上金、焦二山，观大江东去，追忆英贼在镇江的残暴和镇江军民奋勇抵抗，百感交集，赋诗《金焦行》：“登金焦，望海潮，海门荡荡无夷艘；登金焦，望北固，万家烟火何处？”“我有苍茫万古哀，酒酣走上妙高台，江左夷吾安在哉！”“我来醉数六朝山，剩剩苍苔落照间。”诗人面对滔滔江水而想起历史上那些曾经作出丰功伟绩的民族英雄，怀念过去的勇士：夺台澎的郑成功，驱岛寇的梁化凤……“若言江左少人物，前朝何故多英雄？若言长江费关锁，何故先朝发龙祠？”这是魏源再次抒发爱国情怀。

1845年，魏源补行殿试，中乙巳恩科三甲九十三名进士，以知州用，分发往江苏。6月，在任上来到镇江，登上茅山和宝华山。相信魏源登上茅山，对祖国的大好山河一定有很多感触，可能会写下感人的诗篇。可惜，我查阅了厚厚的《茅山志》，没有查到一首。魏源老先生第五次到镇江，也是最后一次来到镇江。1847年，魏源游览香港和澳门，考察了资本主义制度下的港澳，大有“扩我奇怀，醒我尘梦……”的感慨。从港澳返回途中，又历经粤、桂、湘、鄂、赣、皖、苏七省，往返八千里，历经半年，沿途作诗记胜，《金山次借庵韵》《金山偶题》，就是游览镇江时兴会之作。

在镇江所作的诗词，是魏源对祖国大好山河的描述，对国家的热爱。这些诗词也表达了诗人关心着国家的未来，对时局的担忧，这些诗作也永远激励着后来人。

古人的“冰箱”

□ 赵锐



现代社会，几乎家家离不开冰箱。其实，古人也有自己的“冰箱”，只是它有另外的名字——冰鉴。

所谓冰鉴，就是一种存放食品和冰块的容器，湖北随州出土的制成于春秋战国时期的曾侯乙铜鉴缶，是我国目前可见的最早冰鉴。曾侯乙铜鉴缶的外层为方鉴，内层为方缶，在方鉴和方缶之间的夹层中放上冰块，然后再在方缶中放入食品，就能冰镇和保鲜了。后来，随着科技的发展，人们对冰鉴进行改良，在上方添加了一些气孔，这样凉气从孔洞流出，可达到我们现在开空调的效果。

可是，炎炎夏日，哪里来的冰块呢？古人采取的是“冬冰夏用”策略，即于隆冬时节，采集冰块，藏在冰窖中，等到来年夏天，再取出来放入冰鉴使用。据《周礼》记载，周朝已有专门负责采冰的官职——凌人。凌人冬天带领工匠们采冰，藏入阴凉的地下冰窖之中。为防止冰块融化，他们会盖上芦苇、稻草、树叶等保温材料，不过，即便如此，冰块还是会不可避免地融化一部分，故而在采集冰块时，一般要采集实际用量的三倍以上。

除了冬天采冰，凌人在其他季节也有相应工作：自春至秋，检查冰鉴，将食品存放其中；祭祀时，提供冰鉴，以存放祭品；大丧时，提供冰块以使尸体不腐；周王赐冰时，处理相关礼仪和冰块交割事宜；秋天，清理冰窖，为即将开采的新冰腾出空间……

古人敬畏自然，不仅对藏冰、取冰的时间有要求，而且还会举行隆重的祭祀仪式。据《左传·昭公四年》记载：藏冰时，要用黑公羊和黑黍子等祭祀，以求司寒之神保佑；取冰时，要在门上挂桃木弓、荆棘箭，以消除灾难。而天子赐冰，亦是声势浩大，得到冰块赏赐的臣子们，感激之情溢于言表，唐代诗人白居易曾云：“伏以颁冰之仪，朝廷盛典；以其非常之物，来表特异之恩。”侧面可见，因采冰、藏冰等工序复杂，成本高昂，冰块在古代可以说是一种奢侈品。

当然，随着采冰、藏冰方法改良，甚至制冰技术的出现，冰块逐渐从王公贵族府邸，飞入寻常百姓家，各类冰饮也如雨春笋般涌现，给人们的味蕾带来一波又一波的冰爽刺激。到了元代，人们还将果酱、牛奶等加入冰沙之中，发明了深得意大利旅行家马可·波罗喜爱的冻奶，看看这工艺，这配方，多像冰激凌！

